

国清寺本系统《寒山诗》版本源流考

〔韩国〕李钟美(Lee Jongmee)

(岭南大学校 文科大学 中语中文学科,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 大洞 214-1)

提要:本文分析了《寒山诗》版本系统中最为复杂的国清寺本系统的源流演变,颇有助于认知禅宗文献和中国古典文献。

主题词:寒山诗 国清寺 版本系统

前言

《寒山诗》唐代问世以后,传本不少,其版本系统有古印本系统、国清寺本系统等。国清寺本系统的传本,数量与分歧最多,各版本间的关系亦最为复杂。本文试图考察国清寺本系统下的《寒山诗》版本源流。本文主要根据以下三种材料:1、现存版本。2、历代书目中所录内容。明清以来的藏书目录中,保留了很多有关版本的内容,而且所记版本外观与文字内容,描写亦颇为详细,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版本的重要线索。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略知已失传版本之眉目。仅记书名或卷数的书目,本文排除在外,详细内容可参见拙作《从历代目录看〈寒山诗〉的流传》一文^{〔1〕}。3、序跋文。每种版本一般都附序文与跋文,往往言及一书的作者与内容、流传经过、收藏情况等。

据岛田翰^{〔2〕}《刻宋本寒山诗集序》云:

宋时国清南老一刻于淳熙己酉……东皋寺无隐再刻于绍定己丑,而是篇则观音比丘慧身所补刻,又在东皋寺本之后。^{〔3〕}

国清寺本最早,其次为东皋寺本,然后才是无我慧身本。如今,国清寺本与东皋寺本已不传,此二本的存在,因无我慧身本是国清寺本系统现存最早的版本,所以通过无我慧身本的流传才令人所知。近代又有缪荃孙影宋钞本及择是居丛书仿宋刊本。而由东皋寺本或无我慧身本又辗转衍生出九种不同的支系。下面分别说明。首先叙述现存最早的传本具体内容,而

〔1〕《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2003年第3期,第66~71页。

〔2〕岛田翰(1879~1915),字彦桢,日本著名汉学家,长于目录版本之学,著有《古文旧书考》4卷、《南宋楼藏书源流考》。此书卷一旧钞本考、卷二宋槧本考、卷三旧刊本考、卷四元明清韩刊本考。每卷之首有序。又卷一附《书册装潢考》,卷二附《雕版渊源考》,均与该卷内容相辅而行。本书有日本明治三十八(1905年)年东京民友社排印本。

〔3〕择是居丛书《寒山子诗集》卷末所附缪荃孙与张钧衡二跋,皆沿袭岛田翰之语。对此,周叔弢先生有一个看法,见于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书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第6页(注5)。引周叔弢先生《寒山子诗》题识。文中指出云:“缪氏有长跋,叙《寒山诗》有本子甚详,其言多本岛田翰。后书版归乌程张氏,乃妄增一跋,词意仍袭缪氏,继悟其非,遂即用缪跋而易己名。后之人不同见三本,将不知刻书者为谁何矣。校毕特记其因革于此,亦书林之逸话也。”

后分述隶属此本系统的后出各版本。每种版本下面列出各时代目录书中所记该本内容。

一、日本宫内厅藏宋刊本(即无我慧身本)

日本宫内厅藏宋刊本,即现存无我慧身本。

日本宫内厅藏宋刊本《寒山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首钤有“植村书屋”、“霞亭珍藏”、“畅春堂图书记”三印。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其下方记当叶叶次。

首有七言古诗^{〔4〕}及比丘无我慧身跋文:“曩阅东皋寺《寒山集》,缺此一篇。适获圣制古文,命工刊梓,以全其璧。观音比丘无我慧身敬书。”半叶六行,一行十二字。次闾丘胤寒山子诗集序,九行,行十五字。次朱晦庵与南老帖,下方钤有“庆福院”及“无范”,次陆放翁与明老帖,皆以行书手迹摹刊。书名大字占双行,下分注“丰干拾得诗附”。次寒山诗集正文,每半叶八行,行十四字。次三字诗,次丰干禅师诗及拾得诗。诗文之末有“按三隐诗山中旧本如此,不复校正,博古君子两眼如月,政要观雪中芭蕉画耳”语。次淳熙十六年(1189年)岁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门志南^{〔5〕}撰天台国清禅寺三隐集记。又有屠维赤奋若(己丑,1229年)阌月上瀚华山除僮男可明跋文。还附丁巳立秋节日本人“苞”之跋,有“君茂”一印。避胤、恒、贞、殷、朗等宋讳,缺末笔。

此本为无我慧身据东皋寺本所刻,补七言古诗。不过,无我慧身补刻具体年代不详。可明跋文中云“东皋苾刍无隐得旧本,感慨重刊,俾为雠校,因题其后”,从中可知东皋寺本是由比丘无隐在绍定二年(1229年)所刻。此本还附《三隐集记》。

《经籍访古志》、《宋元本书目行格表》、《刻宋本寒山诗集序》、《书舶庸谭》、《藏园群书经眼录》等书目、序文都对宋刊无我慧身本作过介绍,下面择要转录如下:

A、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乙酉春分合著《经籍访古志》^{〔6〕}卷六集部著录:

宋槧本。《寒山子诗集附丰干拾得诗》一卷,姬路河合元升藏。卷首题寒山诗集,下记丰干拾得诗附,每半板八行,行十四字,界长六寸七分,幅四存九分左右,双边,胤、贞、玄等字欠末笔,字画端楷,宋槧之佳者。首有观音比丘无我慧身记一篇,闾丘胤序并赞,又有朱晦庵与南老帖、陆放翁与明老帖,皆从真迹摹入。末有淳熙十六年沙门志南记及可明跋。卷首有“庆福院”印及“无范”印。

其所记与宫内厅本全同,故此本当亦是宋刊无我慧身本。

B、清江标《宋元本书目行格表》卷上:

宋本寒山子诗集附丰干拾得诗,一卷,八行十四字,《访古志》。

江标所谓《访古志》,当指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此据《经籍访古志》著录。

C、岛田翰《刻宋本寒山诗集序》录有以下内容:

〔4〕 即“若人何乡何姓氏,隋季□□□杰士。……寥寥千载无人知,偶逢知者惟知此。知与不知于我乎何知,此其所以得为寒山子。”“□□□”,当为“唐初豪”,今据昆明西山靖国云栖禅寺刻本《天台三圣诗集》补入。

〔5〕 志南,宋僧,字指堂。会稽(浙江绍兴)人。德业超迈,善文工书,佛陇、万松径诸石刻,皆出其手迹。有《指南集》。见《国清高僧传》。

〔6〕 《经籍访古志》,日本藏中国古籍目录,七卷。日人森立之(1807~1885)编。森氏字立夫,枳园。取平生所见闻,编为此目。收录元代以上旧钞旧刻,明清钞刻本则择其精善者。所录以见存为主。间有出于传间的,作为附记。仿《天禄琳琅书目》、《爱日精庐藏书志》例,多述版本,少涉内容。

书为姬路河合元升畅春堂旧收。刻搨精妙，字大如钱，纸质紧薄，光润似玉，墨色奕奕，仆人眉宇。胤、恒、贞、殷、朗，避宋讳，缺末笔。左右双边，半番界长六寸八分五厘，幅四寸五分，八行十四字，鱼尾上方记字数，大名则并二行大书，下分书“丰干拾得诗附”六字。首有寒山序诗，六行，行十二字。末云：“曩阅东皋寺《寒山集》，缺此一篇。适获圣制古文，命工刊梓，以全其璧。观音比丘无我慧身敬书。”次閭丘胤序，半叶九行，每行十五字。次朱晦庵与南老帖四叶。次陆放翁与明老帖，并从真迹刻入。卷尾有淳熙十六年己酉沙门志南三隐集记，又有绍定己丑可明跋，捺“庆福院”、“无范”、“植村书屋”、“霞亭珍藏”、“畅春堂图书记”五印。

岛田翰所见之本，即曾经为畅春堂收藏的宋刊无我慧身本。

D、董康《书舶庸谭》卷三录有宋槧本《寒山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其文云：

册子装祿，四周阑俱切去。板高六寸八分强，宽五寸。鱼尾下上记字数。每半叶八行每行十四字，前有七古一首，每半叶六行，每行十二字。后有“曩阅东皋寺《寒山集》，缺此一篇。适获圣制古文，命工刊梓，以全其璧。观音比丘无我慧身敬书”题记两行。次寒山子诗集序，题“朝议大夫使持节台州诸军事守刺史上柱国赐绯鱼袋閭丘胤撰”，序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五字。序后有四言赞语，次朱晦庵与南老帖四叶，次陆放翁与明老帖一叶半，俱从真迹摹入。书名题“寒山诗集”占两行，下双行注“丰干拾得诗附”。末为淳熙十六年岁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门志南跋国清禅寺三隐集记，鱼尾下标一记字，又屠绪赤奋若阡月上瀚华山除谨男可明跋。另笺题跋一叶，内丘字、胤字避讳，似中国人手迹。文录后有“植村书屋”、“霞亭珍赏”（俱朱文微长方）、“庆福院”（朱文楷书长方）、“畅春堂图书翰”（朱文长方）诸记。

董氏对此本行款、诗文编次、藏印等有详细的记载，除此之外，又录有“苞”的跋文。文中所指为宫内厅本。

E、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日本帝室图书寮藏宋刊本《寒山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其文云：

宋刊本，版匡高六寸八分，宽五寸，半叶八行，每行十四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记字数。前有七古一首，半叶六行，每行十二字。后有“观音比丘无我慧身敬书”二，盖集中所缺补行刊入者也。次閭丘胤序，半叶九行，每行十五字。次朱晦庵与南老帖四叶。次陆方翁与明老帖一叶有半，皆以行书手迹摹写刊。书名大字占双行，下分注“丰干拾得诗附”。后有淳熙十六年（1189年）岁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门志南撰天台山国清禅师三隐集记。又屠维赤奋若（己丑：1229年）阡月上瀚华山除谨男可明跋。

傅氏所记的版本，亦为观音比丘无我慧身所补东皋寺之本，即日本宫内厅本。

以上四种书目与一种序文中所记版本，无论行款、所录内容还是避讳、藏印等，都完全相同，无疑是同一版本，即宋刊无我慧身本，而宫内厅藏正是此本。

傅氏《藏园群书经眼录》又云：

是书余曾观一宋刊本。半叶十一行，每行十八字，字体方整，似南渡初刊本。旧藏天禄琳琅，加载续目，今归秋浦周君叔弢，因假得细勘，视此本溢出寒山诗四首、拾得诗

五首,别改订三百余字。如“余见僧繇性希奇,巧妙间生梁朝时”句下有“道子飘然为殊特,云公善绘手毫挥,逞画图真意气异,龙行鬼走神巍巍”四句。又“久住寒山凡几秋,独吟歌曲绝无忧”句下有“蓬扉不掩常幽寂,泉涌甘浆长自流,石室地垆砂鼎沸,松黄柏茗乳香瓿”四句。又“我见世间人,堂堂好仪相”一首末多“我法妙难思,天龙尽回向”二句。又“心神用尽为名利”一绝与“老病残年百有余”一绝本合为一首,此本分为两绝。且诗句下往往有小字夹注,或释字音,或解字义,或订正文句及叙次异同至十一条之多,此本咸不载。似天禄本胜于此本,审其刊工亦较前,俟更详考以决之。

傅氏这段按语中所指的“宋刊本”,即后来北京图书馆藏的宋刊本《寒山子诗》。傅氏所谓“此本溢出寒山诗四首”,盖有遗漏。经笔者比对,发现北京图书馆藏宋刊本较宫内厅本多出七首,为〈世有多解人〉、〈我今稽首礼〉、〈可重是寒山〉、〈昔年曾到大海游〉、〈自从到此天台境〉、〈我见多知汉〉、〈可贵一名山〉。

从东皋寺本或无我慧身本分化出来,形成如下九种独立的版本,包括:朴景亮刻高丽覆宋本;元刊残本;明永乐十四年重刊本;明《永乐大典》本;明嘉靖四年本;明朱世桩重刊本;明计谦亨本;明吴明春刻本;岛田翰本。

1.1 朴景亮刻高丽覆宋本

岛田翰《刻宋本寒山诗集序》云:

元时有高丽覆宋本,盖据宋东皋寺本改行上梓。其卷尾题云“嘉义大夫耽罗军民万户府达鲁花赤高丽匡靖大夫都金议评理上护军朴景亮刊行”,纸质黄绉,宛似元本,而据装成梵夹,又似丽藏。

陈耀东与钱学烈两位以为朴景亮本、断俗寺本^[7]、朝鲜本^[8]皆为一个系统^[9],属宝祐本系,以诗文分体为其证据。笔者虽未见宝祐本,不过有几点可证明朴景亮本与高丽本等不是同属一系。

钱先生引上揭岛田翰序后云:“则朴景亮乃据元代郭本刊印。岛田翰所说‘据宋东皋寺本所改上梓’,大概有误,应为‘据南宋宝祐本所改上梓’。”^[10]钱先生的说法令人怀疑,因为岛田翰在介绍东皋寺本时,同时又说:“又有宝祐乙卯行果就江东漕司本所重镌者,至兹始分七言于五言之外,又以拾得加于丰干上。”由此可知岛田翰很清楚东皋寺本与宝祐本之不同。实际上他亲眼见过朴景亮刊本。《高丽史》卷一百二十四嬖幸有朴景亮传。朴景亮为高丽忠宣王时人。初名瑄,抄奴禄大之子,忠宣赵妃姊妹之婿。韩国公主妒赵妃专宠,潜于元,元遣使治之。景亮亦被执如元,遂籍其家,后累历军簿判书权售密直副使、金议评理。

岛田翰序中又云:“尝抵川越,见喜多院高丽藏,卷尾结衔正与此相符,而彼别有‘皇庆三

[7] 北京图书馆藏朝鲜本,四部丛刊初次印本据此本影印。《寒山子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慈受拟寒山诗》一卷。

[8]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刻本。《寒山诗》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慈受拟寒山诗》一卷。

[9] 陈耀东《唐代诗僧〈寒山子诗集〉传本研究》,香港《人文中国学报》第六期,第9页、第17页。本文所引,由撰者陈耀东先生提供,特此鸣谢。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9~41页。

[10] 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第40页。

年二月日’一行,然遍检全帙,不收此集,乃知其非出于丽藏,而当时景亮为之殒梓,而未及编入者矣。”皇庆三年(1314年)即元仁宗时。今观《高丽史》卷三十三世家庚戌载“朴景亮、金文衍为金议评理”,此时即忠宣王二年(1310年)。《高丽史》朴景亮传云“……王(即忠宣王)行至金山寺,元遣使急召王,令骑士拥逼以行,侍从臣僚知伯颜秃古思用事,恐忠宣王不免,皆奔窜。景亮、连松皆仰药死。”此为忠肃王七年(1320年)。据《高丽史·世家》忠肃王七年,“百官上书中书省讼上王之冤”。由此,景亮之死当于1320年或1321年。此可以说明景亮刊刻《寒山诗》大概在1310年至1320年之间,与岛田翰所云“皇庆三年”大致相当。所以其谓“据东皋寺本”是可信的。至少目前未见具体的证据可以否定。

朝鲜覆刻元本^[11]所据的大德辛丑(1301年)可立本,刊刻时期则较朴景亮本早。而且,朝鲜覆刻元本、高丽本、奉恩寺本^[12]、朝鲜本各本之间有传承关系。故朴景亮本与其他朝鲜诸本大概不是同一系统。

1.2 元刊残本(北京图书馆藏)

《三圣集》不分卷。书题《三圣集》,下署“四明释梵琦和”正文前又有“寒山子诗并和共□百一十四首”一行。今存诗仅354首,寒山诗177首,梵琦和诗177首。丰干、拾得诗未见,当系残阙。该书每半页12行,行24字,黑口,四周双栏^[13]。

1.3 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重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天台三圣诗集》一卷,一册,有抄配。每半叶十二行,一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卷首有“展诵”之文与闰丘胤所撰之“天台三圣诗集序”。次“三圣诗目”,即寒山子诗并和共六百一十四首,丰干禅师诗并和共四首,拾得诗并和共九十八首。次复斋跋文:“得楚石师和三圣诗,元刊残叶二十四番,乃假明永乐覆元本,令雪安影写补成完帙,圆满功德之一耳。”次“陆放翁与明老改正寒山子诗帖”,次“朱晦翁与南老索寒山子诗帖”,次圣制古文。次至正十八年(1358年)清欲^[14]之文,次洪武戊寅(1398年)冬僧录司左善世吴门大佑^[15]跋文,次志南“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

次三圣诗正文。卷末附丙申梵琦^[16]自序“天台三圣诗,流布人间尚矣。古今拟咏非一,

[11]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朝鲜覆刻元本。《寒山诗》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慈受深和尚拟寒山诗》一卷。

[12]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朝鲜(1856年)奉恩寺刊本。《寒山诗》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慈受拟寒山诗》一卷。

[13] 转录自陈耀东《征引、拟作、赝和寒山子诗“热”考》,《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

[14] 清欲(1288~1363)元僧。字了庵,号南堂。临海(今属浙江)朱氏。依虎巖证经得度。参古林清茂于保宁契机得法,为南岳下第二十二世。出世中山开福,迁嘉禾本觉,主苏州灵巖。有《语录》九卷。

[15] 大佑(1334~1407)明僧。字启宗,号蓬庵,又号法空道人。苏州(今属江苏)吴氏。年十二出家。初从古庭善习《华严》。复从九皋声学《摩诃止观》。洪武四年(1371)召至京师,预蒋山法会。永乐初住姑苏北禅,弘扬净土。后归西山,修念佛三昧。晚复受召为僧录司、左善世。纂修《永乐大典释书》。有《净土指归》、《弥陀经略解》、《金刚经注》等。

[16] 梵琦(1296~1370)明僧。字楚石,小字昙曜。象山(今属浙江)朱氏。九岁祥祚寺,受业于纳翁,寻依族祖于湖州崇恩,偶阅《楞严》有省。出住海盐臻福,迁州之天宁,杭之报国,湖之凤山,禾之本觉及光孝。元顺帝赐号佛日普照慧辨禅师。晚年筑西斋,自号西斋老人。作《西斋净土诗》,弘扬念佛。明洪武初,诏高僧于蒋山建法会,命师升坐说法。三度进京,礼遇殊渥。寂后宋濂为撰塔铭。有《六会语》、《净土诗》、《西斋集》等。

而未有次其韵者。余不揆凡陋,辄撰次和之,殆类摸象耳。虽然,象之耳亦岂外于似箕之言哉!岁丙申中秋四明比丘梵琦顿首。”之后有“法慧所说”与“楚石”二印。

此本为楚石和尚和三圣诗,所谓“三圣”,即寒山、丰干、拾得,每首诗后,楚石和尚一一和之。

此本如复斋所言,乃“假明永乐覆元本”钞补之本。该本与上面所提元刊残本的关系相当密切。二本题《寒山诗》为《三圣诗》,内容也包括寒山、丰干、拾得诗与楚石梵琦的和诗。下面是各种书目中关于此本的记载:

A、清邵懿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集部二别集类一中录有明天台僧永乐丙申(1416年)重刊宋淳熙己酉沙门志南编本,题“天台三圣诗集”。

B、清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二集部别集类著录明天台僧永乐丙申重刻宋淳熙己酉沙门志南编本题“天台三圣诗集”。

C、清丁日昌《持静斋书目》集部二别集类著录寒山子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云:“明永乐丙申重刊宋淳熙己酉沙门志南编本,题‘天台三圣诗’,寒山子丰干拾得皆贞观台州僧。”

D、阳海清《中国丛书广录》收录《三圣诗集》为明释淨成辑。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刻本。

寒山子诗不分卷,唐寒山子撰;丰干禅师诗不分卷,唐释丰干撰;拾得诗不分卷,唐释拾得撰。并按:是刻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据上海图书馆藏本著录。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持静斋书目》、《中国丛书广录》等四目,以下三个方面的记载是一致的:第一、是明永乐十四年重刊本。第二、所据为宋淳熙己酉沙门志南编本。第三、所题书名都含“三圣诗”。此四目所言,正是明永乐十四年重刊本。

属于明永乐十四年重刊本系统的有三:释昌启刊本;常熟刻经处木刻本;昆明西山靖国云栖禅寺刻本。

1.3.1 清咸丰三年(1853)释昌启刊本《天台三圣诗集》

据陈耀东先生介绍,《天台三圣诗集》附和诗半叶10行,行21字,四周双边,细黑口。版心题“和三圣诗集”。首冠闾邱允《天台三圣诗集序》,次志南《三隐集记》,次序诗,次元至正十八年(1358)清欲题记,次陆放翁、朱晦庵两帖,次永乐丙申(1416)净戒、石树道人通隐、许宸翰(法名且住)、郑龙彩(法名弘辨)四序。正文编录寒山子诗并二和共921首(寒山诗307首),丰干原诗2首并二和诗共6首,拾得原诗49首,并二和诗共147首。诗后录元至正十六年(1356)梵琦序四行及牌记“武林文寿斋屠秋舫揽携”一行。卷末有清咸丰三年(1853)释昌启跋。书后录捐资刻印者芳名,分“比丘”、“信士”、“信女”三项^[17]。

陈耀东先生认为“此本实以明永乐丙申覆元本为底本,并参许宸翰合刻本增辑翻刻者。”

(1)民国二十年(1931)兴慈募刻本《天台三圣二和诗集》。

[17] 转录自陈耀东《征引、拟作、赝和寒山子诗“热”考》,《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3~114页。

此本一册。单页10行,行21字,左右双边,白口。中缝题“合订天台三圣诗集”及页数。附录内容与光绪十一年常熟刻本基本相同,但序次迥别。如卷前依次编录郑龙彩、许宸翰、戒显、石树通隐和唐闾丘胤五序,宋志南记,御诗序,元清欲题记,陆、朱二帖以及明吴门大佑题记、永乐十四年净戒,元梵琦二序。是集正编题《合订天台三圣二和诗集》,次行题“唐”分书“寒山、丰干、拾得”三行,合书“三圣原诗”一行。其下分书“明四明楚石梵琦首和”、“明西吴石树济岳载和”二行。又标《寒山诗》题,下双行小字注:“寒山原诗三百七首并二和诗共九百二十一首。”《丰干禅师诗》题下双行小字注:“丰干原诗二首二和诗共六首。”《拾得诗》题下双行小字注:“拾得原诗四十九首并二和诗共一百四十七首。”卷后附载光绪十年张寂《重刻和天台三圣诗序》。卷末为兴慈《合订天台三圣二和诗集新刻缘起》^[18]。

(2)1988年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本《寒山诗》^[19]

此本,以简体字改版排印,版式已未有古本的气息,但收录的内容与兴慈刻本全同,唯卷末所附张寂“重刻和天台三圣诗序”与兴慈“合订天台三圣二和诗集新刻缘起”,改于卷首。据陈耀东先生有关兴慈刻本的详述,进行二本的比较,不难看出,此本是在兴慈刻本的基础上增加内容的。其内容如下:首置附录“义净三藏取经诗”,次“诗偈选录”,次林春山撰“和天台三圣诗自序”,次“和天台三圣诗”正文,次圆澈“和天台三圣诗终”,次潘莲生与心根居士“敬题镜海老人和天台三圣诗后”,次镜海老人“无弦琴”三十二首,次“观心居士三戒‘杀盗淫’诗”,次附录“三武灭法”,次“清顺治皇帝醒世碑经”,次“无机子六即(佛性)颂”。

有关民国二十年(1931年)刻《合订天台三圣二和诗集》的经过,在“合订天台三圣诗二和诗集新刊缘起”中有详细的说明。“原本寒山诗三百七首,丰干诗二首,拾得诗四十九首,明初楚石琦公一一和之,明末石树师为之载和,禅机俱彻,足见三圣之心矣。初刻分三集,名《禅林唱和集》。又刻或将二和简次于原诗,参刻成集,名《和三圣诗集》。”^[20]

据此可知原本寒山诗、丰干诗、拾得诗的数量分别为三百七首,二首,四十九首,其数量与永乐十四年本吻合。《禅林唱和集》的编者又在原诗《寒山诗》上增加明初楚石与明末石树二位和尚所和寒山诗,名“禅林唱和集”。今虽不能知此《禅林唱和集》的具体年代,但由石树和尚所处年代来看,必为明末以后所刻。此《禅林唱和集》,“二和简次于原诗”。这种前唱后和的方式,与永乐十四年本《天台三圣诗集》相似。到光绪间又有刻本,分三集,清人张寂“重刻和天台三圣诗序”云:“今岁清凉寺传戒,随药、藕二公登藏经阁,见有以《禅林唱和集》名者,乃楚石、石树二老人和天台三圣诗也。爰分为三集,藕公刻原唱,药公刻石树,寂与季子裁甫刻是编。”^[21]张寂所刻为楚石和尚和寒山诗。

“合订天台三圣诗二和诗集新刊缘起”又云:

戊辰有觉观师,函索方外诗类之书,余志方切,遂函常熟耀师、蔡善师慧清,于藏书家访之。唯得庞北海居士家所藏张刻楚石版,而藕刻、药刻二版未知所藏。庚午秋又讲

[18] 转选自陈耀东《征引、拟作、赝和寒山子诗“热”考》,《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4~115页。

[19] 因此本佛教内部发行,得之不易,由张涌泉先生提供,特此鸣谢。

[20] 1988年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印行《寒山诗》卷首,第2页。

[21] 同注,第19页。

《元觉》于法华寺,本城萧冲友居士以唱和合刻旧本见送,余时犹欲三集分刊。迨辛未春赴苏隆清讲《弥陀要解》,特谒报国寺印光法师,言及于斯,即呈旧本,请以校阅。师云:“盍依旧刻醒目易读乎?”师纵慧眼,所有误者及俗体、破体字,悉改正焉。余易其题,曰《合订天台三圣二和诗集》,遂登梨枣。^[22]

此本所根据之底本,即藕公所刻之原唱,药公所刻之石树和尚和寒山诗,张寂所刻之楚石和尚和寒山诗,经过印光法师之手,才修订完成。

综上,可知兴慈募刻本与永乐十四年刊本《天台三圣诗集》关系颇为密切。石树和尚的和寒山诗,在《禅林唱和集》中才得见。《禅林唱和集》问世之前,则如同《天台三圣诗集》,内容为寒山诗原唱与楚石和尚和寒山诗。今观《天台三圣诗集》,卷末附丙申楚石梵琦自序,此本亦收录。收诗数量亦同。更重要的是,此本卷首附有永乐丙申净戒“刊三圣诸贤诗辞总集序”。如此,追索民国二十年本《合订天台三圣诗二和诗集》的源头,足以肯定有永乐十四年本《天台三圣诗集》。

1.3.2 清光绪十一年(1885)常熟刻经处木刻本《和天台三圣诗集》

(浙江临海市博物馆藏)

《和天台三圣诗集》一卷,一册。清释通隐禅师撰。每半页10行,行20字,左右双边,版心双白口,中缝题“和天台三圣诗集石树”。首列石树自序,次正编,题“和寒山诗三百七首”。卷尾题:“和天台三圣诗记字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九个,折足制钱十七千三百二十四文。光绪十一年四月常熟刻经处识”三行。书末又镌“江宁王本龙刊刻”七字^[23]。

此本,寒山诗及石树道人通隐和天台三圣诗,而未收楚石和尚和三圣诗。

1.3.3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昆明西山靖国云栖禅寺刻本《天台三圣诗集》

(上海图书馆藏)

唐寒山等撰,楚石和,不分卷,一册。此本为楚石和尚和寒山诗、丰干诗、拾得诗。每半叶十行,一行二十一字,版心题“支那撰述”与“楚石和三圣诗”及当叶叶次,四周双边。

卷首有闰丘胤撰“天台三圣诗集序”,天台三圣诗集序前有“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四句。次志南“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次“诗歌”(即所谓无我慧身本的圣制古文),次至正十八年(1358年)南堂遗老清欲之文。次“书帖”:陆放翁与明老刊行寒山子诗帖,朱晦庵与南老索寒山子诗帖。次洪武戊寅(1398年)冬僧录司左善世吴门大佑跋文,佛历二千九百五十三年丙寅自咨比丘虚云的“重刊天台三圣诗缘起”。次“莲池大师纪略二则”,次三圣诗集正文。

卷末附丙申梵琦自序及“闽海鼓山释前住鸡山及滇昆池华亭虚云属弟子修圆腾西,募刊板藏云栖寺”字样。次“云栖菜梅开莲纪盛”,次“和虚云和尚菜梅开莲纪胜诗”一首。次刊印此书捐款人名及金额,最后附发愿文与“佛历二千九百五十三丙寅年冬月十七日,板存昆明西山靖国云栖禅寺”的牌记。

[22] 1988年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印行《寒山诗》卷首,第2~3页。

[23] 转录自陈耀东《征引、拟作、赝和寒山子诗“热”考》,《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4页。

1.4 明《永乐大典》本

《寒山诗集》一卷,抄本。每半叶八行,每一行有小字两行,一行有二十八字。四周双边,大黑口,单黑鱼尾,鱼尾下标“《永乐大典》卷九百三”及当叶叶次。

首叶第一行题“《永乐大典》卷之九百三”与“二支”。第二行题“诗”,第三行题“寒山诗集”与“三字诗”,第三行题“五字诗”。“可笑是林泉”一首之后有按语云:“按三隐诗山中旧本如此,不复校正。博古君子两眼如月。正要观雪中芭蕉画耳。”“本来无一物”一首之后又有题“寒山诗集”。每首诗结尾与下一首开头之前空一字,表示另起一首。此本共三百五十一首,不分寒山诗、丰干诗、拾得诗。不按空格来算,此本共三百六十三首。寒山诗三百九首,丰干诗二首,拾得诗四十八首,其他版本中未收录诗共四首。

《永乐大典》本在历代书目中未见著录。以诗文的次序而言,与本文所列其他版本都不相同。

1.5 明嘉靖四年(1525年)天台国清寺释道会刊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寒山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下标“寒山”及当叶叶次。首寒山子诗集间丘胤序,次朱晦庵与南老索寒山子诗帖,次陆放翁与明老改正寒山子诗,次寒山诗正文,次三字诗,次丰干拾得诗。诗文之末有“按三隐诗山中旧本如此,不复校正,博古君子两眼如月,政要观雪中芭蕉画耳”。次淳熙十六年岁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门志南撰天台山国清禅师三隐集记。最末附牌记云“嘉靖四年六月口日国清寺住持道会”及“信士贾石溪同助化局道人智能口口刊行”。嘉靖本收录人名,有范上舍、卢上舍、方廷佩、范同选、明魁、明习、徐世清、潘曾之、陆世重、明沼、普净、道亮、范同受、范巨卿、叶国重、范辅川、张宗尧、陆文德等。其位置大约在每叶最末行最下方,必处于一首诗的末端。若无人名,则有二字或三字长之墨。嘉靖本在诗文中遇同一字连接重复出现时,仅录初见之字,省略其重字,以“々”表示与前字相同。如以“囍囍”为“囍々”,以“沥沥”为“沥々”,以“飏飏”为“飏々”,以“纷纷”为“纷々”,多如此。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集部别集类著录《寒山诗集》一卷,《丰干拾得诗》附一册,即上揭明嘉靖间刻本。其文云:

唐寒山子撰。卷末记云:“按《三隐诗》山中旧本如此,不复校正。……”是原集又题作《三隐诗》。又《三隐集记》后记云:“嘉靖四年六月日,国清寺住持道金、信士贾石溪同助化局道人智能刊行。”有“寿祺经眼”一印。有间丘胤序、朱晦庵帖、陆放翁帖、淳熙十六年(1189年)志南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

“寿祺经眼”一印中“寿祺”,当指陈寿祺^[24]。据王重民所记,此本与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嘉靖本完全相同,必同一本。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明吾重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24] 陈寿祺(1771~1834),清代经学家。字恭甫,号左海,晚号隐屏山人。闽县(今福建闽侯)人。家富藏书,有小嬛簃喜堂、清溥阁等藏书处。

封面题“寒山子诗一册附拾得大士诗”。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单白鱼尾下方标“寒山诗序”、“寒山诗”、“三隐集记”、“丰干诗”、“拾得诗”、“信心铭”,皆依照其诗文内容而标记。题寒山子诗序下方钤有“非昔居士”(白文)、“曾在潘景郑^[25]家”印章。又寒山诗的标目下用朱笔题“光绪己亥下五月非昔居士读一过”字样。所谓“非昔居士”,乃清人赵宗建之号^[26]。宗建曾经收藏过此本。

首寒山子诗集间丘胤序,次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次寒山诗正文,无标三字诗,次丰干禅师诗及拾得大士诗。次有牌记云“万历庚戌春仲之吉比丘明吾捐贻重刊”,最末附鉴智大师所写之“信心铭”。

1.6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朱世桩重刊本(科学院图书馆藏)

《寒山子诗集》五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一函一册。每半叶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鱼尾下题“寒山子诗集序”,寒山诗集卷次及当叶叶次。题“寒山子诗集序”下方钤有上下长方形“宝玲文库”(朱文)。卷首寒山子诗集序,次朱晦庵与南老索寒山子诗帖,陆放翁与明老改正寒山子诗,次寒山诗正文,分七言、三字。次丰干诗,次拾得诗,次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最后牌记云:“万历二十七年秋居士朱世桩重刊,字依古板,愿生净土,予山道人圆胜梓,预斋居士赵观本偕男湛虚赵光孚印造奉览。”间有抄补丰干禅师录与拾得录,寒山诗与拾得诗,释音等。天头及地脚往往有校记,据其内容,主要以北京图书馆藏宋刊本系校勘,还对勘他本。

此本为现存《寒山诗》版本当中唯一的五卷本。明徐爌^[27]《重编红雨楼题跋》卷一集类著录《寒山子诗集》,其文云:

余他日偶访瀚上人于平远台山房,见案头有《寒山子诗》一帙,上人不知爱重,鼠啮其脑,渐至于中。余曰:“寒山之诗,诗中即偈,师其知寒山之禅机乎?”上人茫然不答,余遂丐归,上人视之如弃敝屣也。山窗无事,手自黏补,重加装潢,第鼠啮处阔深伤字,为可恨也。载观卷末朱晦翁、陆放翁二札,则明老、南老贤于瀚上人远矣,识者能不呵呵大笑耶?己亥闰四月,徐惟起跋。

明徐爌还有《徐氏家藏书目》,著录《寒山拾得诗》五卷,大概就是《重编红雨楼题跋》中所提到的《寒山子诗》吧。缪荃孙在择是居丛书本《寒山子诗集》卷末云:“徐兴公书目作五卷”,“五”字疑“三”字之误,另有《慈受拟寒山诗一卷》,然据《红雨楼题跋》,亦有朱子、放翁手札,似与瞿氏本同。”缪氏疑徐氏作五卷为三卷之误。今观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寒山诗集》,正是五卷本,为朱世桩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所重刊之本。此可证明明代确有五卷本。且朱世桩本亦录朱晦翁、陆放翁二札,不过不在卷末,而在卷首。故徐氏作五卷未必是三卷之误。

[25] 潘景郑(1907~)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原名潘承弼,后以字行,别署景郑倚声,带柳词人,笔名寄沓,室名著砚楼、宝山楼。古典文学研究家、版本目录学家。

[26] 赵宗建(1825~1900),清常熟人。以旧山楼为其室名,在北门外。宗建字次侯,一字次公,号非昔居士,有《旧山楼诗录》。他藏书殊富,稍旧的书就很珍惜,不轻易示人,曾撰写过《旧山楼藏书记》。

[27] 徐爌(1570~1645)明末诗人、藏书家,字惟起,又字兴公。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终生不仕,专嗜藏书,藏书处名红雨楼。编著有《徐氏红雨楼家藏书目》、《红雨楼题跋》、《红雨楼集》等。

缪氏之疑,盖因其未见五卷本之故。

缪氏以为徐氏所著录的《寒山子诗集》与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著录的版本相似,其理由是有朱子、放翁手札。今观瞿目根本未提二者,北京图书馆藏朝鲜刻本(瞿目所录之本,即高丽本所据之本)中,仅有“陆录放翁与明老帖”,而无朱子一札。

虽嘉靖本与朱世桩本卷数不同,但就其内容而言,有着与其他版本完全不同的共同点。譬如〈自闻梁朝日〉、〈千生万死凡几生〉、〈老病残年百有余〉、〈家本住在天台〉、〈语你出家辈〉、〈又见出家儿〉等六首,收录分合情形全同。此能证明此两本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

1.7 明计谦亨本

现存传本当中未见计谦亨本,但《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集部二别集类一著录:《寒山子诗集》,明王宗沐^[28]序,台守计益辑(应为“轩”)刻本,一卷,八行十七字。又清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二集部别集类著录:《寒山子诗集》,万历己卯(1579年)王宗沐刻。据此,可知该本为万历七年计谦亨刻本,王宗沐序,行款是八行十七字。

从计谦亨本分化出来的传本有普文重刊本与甘尔翼本两种。

1.7.1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普文重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寒山子诗集》一卷《拾得诗》一卷,一册。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四周单边,上鱼尾。版心题“寒山子诗集序”、“寒山子诗集”及当叶叶次。字体楷正。首寒山子诗集间丘胤序,次万历己卯(1579)王宗沐序,寒山诗集序,次寒山诗正文,第一行题“寒山子诗集”,第二行题“五言类”。次拾得诗附,次丰干诗附。末附万历己亥(1599年)冬释普文发愿文:“大圣愍众心休于淫杀业海,不能解脱,是以乘大愿轮,垂迹混尘,触境题咏,含蓄至理,此其阴有遗付也。凡具夙心者请勤觉悟云。万历己亥冬,释普文题于幻寄斋。”

北京图书馆著录此本,误以为是计谦亨本,实际为普文据有王宗沐序之计谦亨本所重刊者。钱学烈先生已指出其误^[29]。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也有此本的记载:“明万历二十七年台守计益辑(应为“轩”之误)刻本,八行十七字。前有万历己卯王宗沐序,细黑口,单阑。卷后牌子如左……”按:此为叶定侯^[30]藏书。虽傅氏记为计益辑(轩)刻本,但亦录有万历己亥冬释普文跋文,故应与北京图书馆藏普文本同属一系,但并非计益轩本。

从普文本分化出来的版本,有白口八行本、广州海幢寺刻本、程德全重刊本等三种。

(1) 明刊白口八行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寒山子诗集》一卷附拾得诗及丰干诗,一册。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定为明刊本。但具体刊刻年代待考。

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单边。单白鱼尾下标“寒山子诗集序”、“寒山子诗集”及当叶叶次。字体为正楷。首寒山子诗集间丘胤序,寒山子诗集正文,次拾得诗附,次丰

[28] 王宗沐,明临海人。字新甫,嘉靖进士,授刑部主事,擢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洞书院,引诸生讲习其中。三迁山西布政使,岁侵,请缓征逋赋。拜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疏请复海运,议者言其不便,遂寝。进刑部左侍郎,以京察拾遗罢归。卒谥襄裕。著有《海运详考》、《海军志》、《敬所文集》。

[29] 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30] 叶定侯,名启勋,叶德辉之侄,藏书之所曰拾经楼。

干诗附。无标“三字诗”。序文题“寒山子诗集序”下,有“消沉文字海”(白文长方印)、“法门无尽誓愿学”(白文方印)二印。除了无王宗沐序与普文发愿文之外,与普文本相似,包括诗文分体、版式、行款、附文、诗文的编排次序等,当同出一源。

(2) 明广州海幢寺刻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寒山子诗集》不分卷。每半叶8行,行17字,白口,线鱼尾,四周单边。此本首载闾丘胤序,次《寒山子诗集》,下题“广州海幢寺重梓”七字。录诗306首;次拾得诗附,计48首;次丰干诗附,凡2首^[31]。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此本:“《寒山子诗集》,不分卷。唐释寒山子撰。广州海幢寺重梓,八行十七字,似明末刊本,写印甚精。余君嘉锡见示。(戊辰)”

此本之确切年代待考。从行款来看,应属计谦亨本系统。

(3) 清宣统二年(1910年)程德全^[32]重刊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寒山子诗集》一卷。每半叶十行,每一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下标“寒山子诗集”及当叶叶次。正文首叶首行题“寒山子诗集”,第二行题“唐释寒山著”,第三行题“三百六首”。扉页题“寒山子诗集”,另有“元和邹福保^[33]署”与“宣统二年冬季开雕”。

卷首有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御制序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次寒山子诗集传(即闾丘胤序)次寒山子诗集正文。首寒山诗,次拾得诗,次丰干诗,卷末附程德全“寒山子诗集跋”。

此本与普文本、白口八行本颇为相近,例如诗文的次序与收录的诗文数目。此本寒山诗共三百六首,丰干诗二首,拾得诗四十八首。

1.7.2 明刻甘尔翼本(北京图书馆藏)

《寒山子诗集》一卷,唐释寒山子撰。《拾得诗》一卷,唐释丰干拾得撰,一册。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有甘尔翼寒山子诗集跋文。正文首行题“寒山子诗集”,第二行题“五言类”,分类与诗文排序,相同于普文本。北京图书馆定作明刊本。

陈耀东先生在《唐代诗僧〈寒山子诗集〉传本研究》^[34]及《寒山诗集版本源流总表》^[35]中,除元贞二年高丽覆宋本、高丽朴景亮重刊本、高丽比丘可立翻刻本(朝鲜本)、明正德九年覆高丽本(北京图书馆藏朝鲜刻本)、四部丛刊初编本(高丽本)等之外,将计谦亨本、普文本、明刊白口八行本、甘尔翼本、广州海幢寺本、程德全本等亦归属于宝祐本之下。本文认为此归纳不妥。

日本正中本《寒山诗》卷首云:“国清南公所刊寒山诗,错误最多,甚不称晦庵先生丁宁流

[31] 陈耀东《唐代诗僧〈寒山子诗集〉传本研究》,香港《人文中国学报》第六期,香港浸会大学,1999年,第21页。

[32] 程德全(1860~1930)四川云阳人。字纯如,号雪楼,法名寂照。廪贡生感出身。1894年任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幕府。任营务处总理、直隶州知州、代理齐齐哈尔副都统。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曾与章太炎等先后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共和党等。后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苏都督。后来,退出政界,闭门诵经。1926年受戒于常州天宁寺。1930年病故于上海。辑有《程中丞奏稿》、《抚吴文牍》等。

[33] 邹福保(1852~1915)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字用咏春,号芸巢,别号巢隐老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榜眼。官编修、洗马,曾为江西、福建乡试副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辑有《文钥》。

[34] 同注,第18~23页。

[35] 同注,第29页,分表6。

布之意。今以江东漕司本参互校定,重刻之山间。据诗称,五言五百,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则今所存才半耳。宝祐三年乙卯(1255年)九月旦,住灵鹫山行果谨书。”^[36]

正中本是日本正中(乙丑:1325年)据宝祐本所刻之本。宝祐本是以宋代志南国清寺本与江东漕司本参校后的版本。此江东漕司本,即南宋时期江南东路(江苏南京市)所刻,属于地方官署刻本,当时地方官署刻书颇为兴盛。

据岛田翰《刻宋本寒山诗集序》,“又有宝祐乙卯(1255)行果就江东漕司本所重镌者,至兹始分七言于五言之外,又以拾得加于丰干上。”岛田翰所云“宝祐本”,盖来自正中本《寒山诗》卷首。

正中本应与朝鲜本系四本同属一系。正中本源于宝祐本是无疑的。而且与朝鲜覆刻元本、高丽本、奉恩寺本、朝鲜本四本(以下简称朝鲜本系四本)有一些共同点:其一、有释音;其二、有拾得诗57“闲自访高僧”一首,项楚先生据正中本收于拾得诗中。这两点除以上所题朝鲜本系四本之外,本文所用其他版本中均未见,这正是朝鲜本系与其他版本区别的重要特征。其三、寒山诗正文中的文字相同,例如寒山诗29首“婴”字,正中本与此朝鲜本系四本均作“櫻”;又如寒山诗44一首中“蒸”与“噉”正中本与此四本均作“烝”与“膾”。如此等等,正中本、朝鲜本系四本用字大抵一致,而与本文上列的计谦亨本、普文本等版本却多有不同。由此可见,正中本与朝鲜本系四本应是属于同一系统的。

计系二本与朝鲜本系四本不同。朝鲜本系四本分体,但拾得在丰干之后。据计谦亨本所刻的普文本及白口八行本二本(以下简称计系二本)分七言于五言之外,又拾得加于丰干上,正合岛田翰所云宝祐本的特点,但是与朝鲜本系四本的体系完全不同。以下几点可以说明:(1)以上正中本与朝鲜本系四本比较出的共同点,与计系二本不同。(2)朝鲜本系四本皆与慈受和尚拟寒山诗合编,亦收丰干禅师录与拾得录,而计系二本则非如此。(3)诗文的编排次序,朝鲜本系四本为独立的一种类型;计本系二本为另一种类型。(4)就收诗情况而言,朝鲜本系四本与北京图书馆宋刊本相近;而计本系二本则更近于宫内厅本、嘉靖本、朱世桩本、明吾本、《四库全书》本、岛田翰本、《择是居丛书》本等。(5)寒山诗诗文中的异文,更体现出两者之间的不同。本文所用版本中,朝鲜本系四本本身独立为一个体系;计本系二本也独立为一个体系,源于无我慧身本(即宫内厅本)。例如19一首中与“尔”与23一首中的“居”,计本系二本作“你”与“隐”,除朝鲜本系四本之外,各本皆与计本系二本同。由上可以判定计本系二本并不属于宝祐本系统。

1.8 明万历吴明春刻本(上海图书馆与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寒山诗集》一卷,《丰干拾得诗》一卷。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卷首有阎丘胤序。清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二集部别集类著录寒山子诗集二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亦注明吴明春刻。

《四库全书》本《寒山诗集》,系据此本抄录。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 转录自项楚《寒山诗注》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48页。

《寒山诗集》一卷。清抄本。每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花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下题“寒山诗集”及当叶叶次。卷首有提要，次寒山诗集间丘胤序，次寒山诗集附录丰干诗及拾得诗。寒山诗集正文首叶有“文渊阁宝”玺印，卷末有“乾隆御览之宝”玺印。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集部别集类著录《寒山子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为浙江巡抚采进本。其文云：

案寒山子，贞观中天台广兴县僧，居于寒岩，时还往国清寺。丰干、拾得则皆国清寺僧也。世传台州刺史闾邱允遇三僧事，踪迹甚怪，盖莫得而考证也。其诗相传即允令寺僧道翹寻寒山平日于竹木石壁上及人家厅壁所书，得三百余首，又取拾得土地堂壁上所书偈言，并纂集成卷。丰干则仅寸房中壁上诗二首。允自为之序。宋时又名“三隐集”，见淳熙十六年沙门道南所记中。《唐书艺文志》载《寒山诗》入释家类，作七卷。今本并为一卷，以拾得、丰干诗别为一卷附之，则明新安吴明春所校刻也。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影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亦据此影印出版。

1.9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岛田翰本(日本岛田翰校订本)

《寒山诗集》附《永和本萨天锡逸诗》^[37]。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六字。左右双边，无鱼尾。每叶书口上方标有“寒山诗集”，书口下方有当叶叶次。首岛田翰之师竹添井序，次俞曲园跋，次岛田翰自序。次朱晦庵与南老帖，次陆放翁与明老帖，此二帖以行书上版，其字体及内容与择是居丛书本全同。次比丘无我慧身文，次闾丘胤序，次寒山诗集正文，次三字诗，次丰干禅师诗及拾得诗。次天台山国清禅寺志南三隐集记，次可明跋文。附永和本萨天锡逸诗，首刻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序，次新芳萨天锡杂诗目录，次新芳萨天锡杂诗妙选稿全集(岛田翰审定永和覆元本)。

此本为岛田翰据手校内府宋大字本范铅模勒，所谓内府宋本即宫内厅本。缪荃孙在择是居丛书《寒山子诗集》卷末评价岛田翰校本云：“岛田影摹朱子、放翁两帖，寒山诗首二行，余俱用新式铅字排印，不及从前东国影刻书远甚。”

A、梁启超《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著录云：《寒山诗》，不分卷，附丰干录拾得录及拾得诗。原题寒山子撰，日本明治三十八年，据岛田翰校内府宋刻大字本铅印与芳胜萨天锡杂诗妙选稿全集合刻，一册。

B、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目》卷四集部别集类录有《寒山子诗》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日本明治乙巳岛田翰活字排印宋本。

梁、叶二目所言，皆即岛田翰本。

二、影宋钞本

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卷六诗文第八上录唐《寒山诗》一卷，《丰干拾得诗》一卷，影宋钞

[37] 萨天锡，元萨都拉之字。都拉，号直斋，撰有《雁门集》。

本。

择是居丛书本《寒山子诗集》卷末附缪荃孙跋文，著录《寒山诗集丰干拾得诗》附，影宋写本。并云：

每半叶八行，行十四字，前有间邱胤序，后有淳熙十六年岁次己酉沙门志南记，又有己酉屠维赤奋若可明跋，附朱晦庵与南老帖、陆放翁与明老帖。志南即南公，可明即明公，朱子与放翁所往还者。而前又有寒山序诗，观音比丘无我慧身所补刻。是此书宋时一刻于淳熙己酉，曰国清本；再刻于绍定己丑，曰东皋寺本；此则三刻，又在东皋寺本之后。然不分七言于五言之外，不以拾得加于丰干之上，仍其旧第，字大如钱，清劲悦目；玄、胤、恒、贞、殷、朗缺末笔，亦可谓最善之本矣。是书藏之有年，日本岛田彦桢寄来新刻，出自内府宋本，并序此集源流甚悉。因出此本，取而校之，亦有“无范”、“庆福”图书，同出一源，亦可谓下真迹一等矣。

以上《艺风藏书续记》所谓影宋钞本，与择是居丛书本《寒山子诗集》卷末附缪荃孙跋文的影宋写本当同一本，均为据宫内厅本影写之本，同原本无异。

三、仿宋刊本

《择是居丛书》仿宋刊本。《寒山诗集》一卷《丰干拾得诗》一卷。《增订四库简目目录标注》集部二别集类一著录寒山子诗集二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续录】曰：择是居有仿宋刊本。

此本为张钧衡^[38]据缪荃孙影宋钞本刊刻。后有长方形牌记云“乌程张钧衡石铭据影写宋尹家本开”，下一行题“黄冈陶子麟^[39]刊”。最末附缪荃孙及张钧衡二人跋文，张钧衡跋文时间为“岁在昭阳赤奋若（1913年）相月”。

虽宋刊无我慧身本无此尹氏书籍铺云云的牌记，今观张钧衡本必源于此本。无我慧身本的具体刊行年代未知，但是其所据之无隐东皋寺本，却有屠维赤奋若（己丑1229年）可明跋文，由此可知此本刊行时间当在绍定二年（1229年）以后。张钧衡所云“宋尹家”，当指尹家书籍铺，为南宋时期临安（今杭州）著名的书坊。尹氏事迹未详。

清人丁申《武林藏书录》卷上〈南宋诸刻〉一文云：“余若《梦梁录》载，杭州市肆，淳祐年（1241~1252）有名相传者，太庙前尹家文字铺，所刻《北户录》见于《天禄琳琅》，《彩画三辅黄图》见于周密《烟云过眼录》，《续幽怪录》见于黄丕烈《士礼居藏书记》。”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卷十七著录宋刊本《续幽怪录》四卷。其文云：“题李复言编，目录后有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一行，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树’、‘慎’、‘廓’字有缺笔。案晁陈两书俱谓李复言《续玄怪录》，续牛僧孺《玄怪录》而作也。分仙术、感应二门，此则总二十三则，不分门。晁云十卷，陈云五卷，《述古堂书目》又作三卷，俱与此本不合。殆尹

[38] 张钧衡（1872~1927），近代藏书家。字石铭，号适园主人，浙江乌程（今湖州）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举人，曾任兵部车驾司郎中。1907年，在浙江南浔营造适园，以六宜阁为藏书处，别署择是居。藏书至十余万卷。缪荃孙代撰《适园藏书志》十六卷。张钧衡刻有《适园丛书》七十四种、《择是居丛书》十九种，均为秘本或善本。

[39] 陶子麟，为张钧衡刻《择是居丛书》，近代刻书家，湖北黄冈人。设肆于武昌，以姓名为店号，摹刻古本旧体是其特长。所刻书的封面或卷尾多刻上“黄冈陶子麟镌”或“武昌黄冈陶子霖镌”字样。

氏得其书重编以刻者，玄改作幽，避宋讳也。”

“曙”为英宗(1064~1067)的讳，兼避“树”。“旻”为孝宗(1163~1189)的讳，兼避“慎”。“扩”为宁宗(1195~1224)的讳，兼避“廓”。据上可以肯定尹氏书籍铺刻《续幽怪录》时，当在宋理宗宝庆以后。

尹家书籍铺除此之外，还刻《却扫编》三卷、《钓矶立谈》一卷、《澠水燕谈录》十卷、《曲洧旧闻》十卷、《述异记》二卷、《茅亭客话》十卷、《篋中集》一卷等。卷末往往有牌记云“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临安府尹家书籍铺刊行”、“临安府太庙前大街尹家书籍铺刊行”字样。可知尹氏书籍铺在杭州太庙前。太庙是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南宋太庙始建于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宋王应麟《玉海》卷一〈行在所〉云：“绍兴四年，高宗在平江将还临安，始命有司建太庙。”由此可知尹氏书籍铺在太庙前刊行书籍，必在绍兴四年之后，亦与无我慧身本在绍定二年(1229年)以后相符合。据此，无我慧身本为南宋时期尹氏书籍铺所刊行的说法相当有说服力。

此本与宫内厅所藏宋刊无我慧身本比较，除“植村书屋”、“霞亭珍藏”、“畅春堂图书记”三印及“苞”的跋文之外，其行款、版式、正文、附文、字体、编排次序等完全相同。

据此，从版本内容的记载，以及印章的文字中都可以看出此本与宫内厅藏宋刻本相同，两本应同出一源，正如缪荃孙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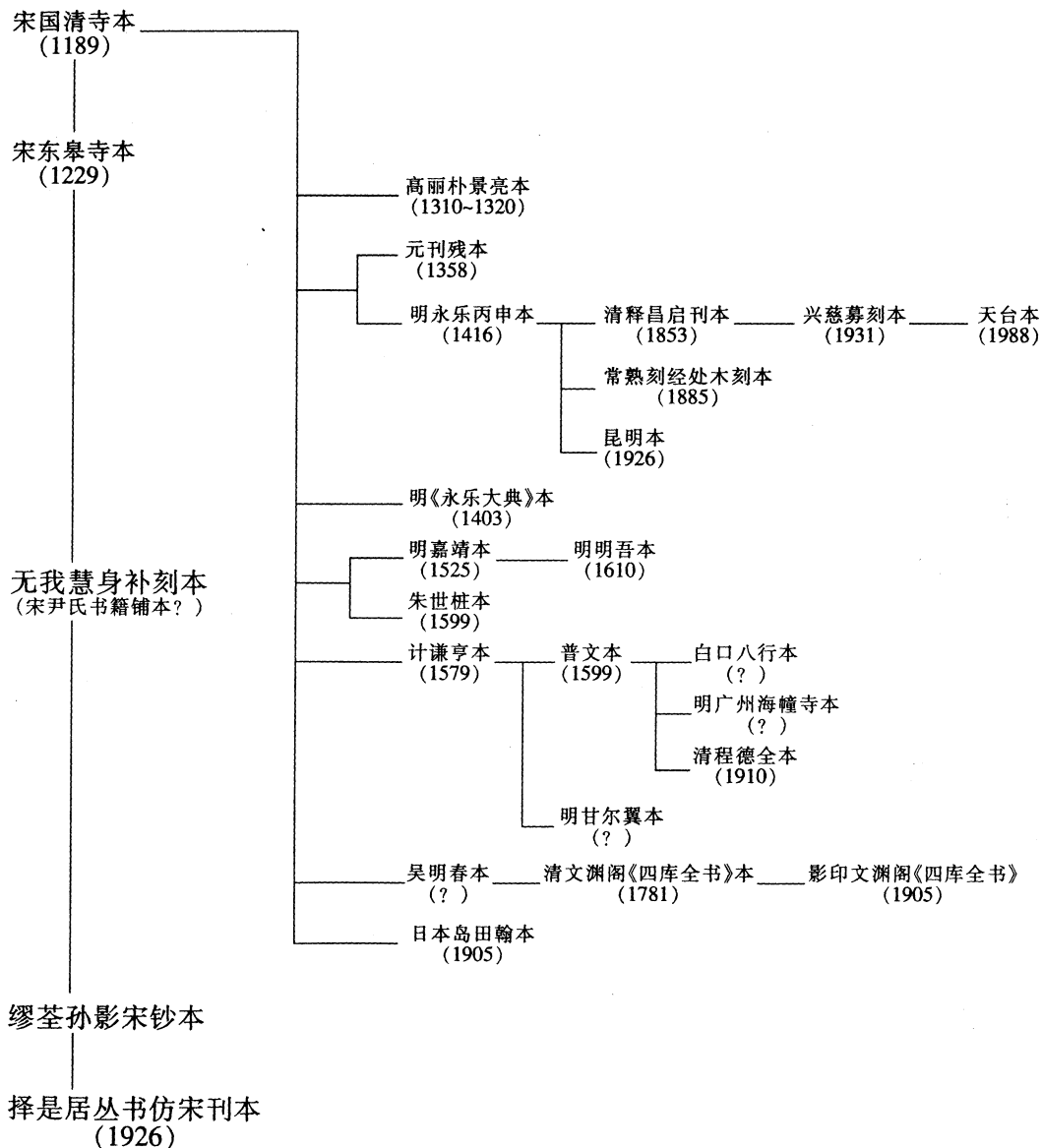
结 语

《寒山诗》诸本中，国清寺本系统下的传本最多，分支亦多。本文所引用的材料中，有宋本：国清寺本、东皋寺本、无我慧身本等；元本：元刊残本一种；清本：《四库全书》本、释昌启刊本、常熟刻经处木刻本、程德全本等四种；近代：昆明本、缪荃孙影宋钞本、择是居丛书本、兴慈募刻本等四种；海外：高丽朴景亮本、日本岛田翰本两种。其余皆为明本，数量亦最多。国清寺本系中大多数的版本为刻本，其中，钞本有《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本、缪荃孙影宋钞本，岛田翰本与天台本为排印本。

本文所据国清本系中的《寒山诗》均包括丰干诗与拾得诗。元刊残本与永乐十四年刊本皆为废和诗，在国清寺本系统中，形成独立的派别。楚石和尚首创和寒山诗、丰干诗、拾得诗以来，石树和尚与林春山也继续创作类似的作品。此习气为僧人所喜，往往合刻，亦不停翻刻，成为一种特殊的版本系统。

除了个别版本有所不同之外，国清寺本系统下所有的版本有很明显的共同点，即寒山诗正文中所收录的诗文所缺情况一致：寒山诗如〈世有多解人〉、〈我今稽首礼〉、〈可重是寒山〉、〈昔年曾到大海游〉、〈自从到此天台境〉、〈我见多知汉〉、〈可贵一名山〉等七首；拾得诗〈故林又斩新〉、〈入双溪不计春〉、〈平生何所有〉、〈人生浮世中〉、〈云林最幽栖〉等五首；丰干禅师录与拾得录全文。这一点，能成为与他本系统辨别的重要因素之一。

下面为国清寺本系统版本源流图



李钟美,女,北京大学文学博士,韩国岭南大学校文科大学,中语中文学科讲师